

# 全面评价历史人物

——学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札记

安 长 春

历史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因此，记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历史学的基本内容，而评价历史人物则是历史学的重要课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古今中外的史学史上，不同的史学派别，其答案有着很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断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把这个人物置于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条件下，看他对其所处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作出了怎样的回答，看他对历史任务完成的程度如何。对阶级社会里的历史人物作这样的判断，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分析，即阶级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思维和活动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方法，就包涵着阶级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著作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的就是历史著作。在他们的著作中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他们通过历史人物的分析，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也为人们树立了评价历史人物的范例。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学到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的著作作为数不少。本文仅就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对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的评价，谈一谈学习体会。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论述16世纪发生在德国的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但其论所及实际上扩展到几乎所有中世纪西欧历史的重大问题，而其重要价值则在于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部书中，恩格斯用大量笔墨，剖析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马丁·路德，一个是农民平民阶级的代表托马斯·闵采尔。恩格斯以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向人们具体展示了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和方法。因此，学习《德国农民战争》，可在这方面获得启示和教益。

## 一、关于马丁·路德的评价

《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当时，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刚刚以失败而告终。总结这次德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的目的之一。在恩格斯看来，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与1848年德国革命，其间虽然相隔300年，但这两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不彻底性与动摇性。恩格斯为启发德国人民认识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他用借古论今的方法，以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为内容，写了名为《德国农民战争》这本书。由于这一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写作动机，恩格斯把路德

作为资产阶级（当时称为市民阶级）的代表，侧重进行深刻的阶级分析，以揭露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在这里，恩格斯以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如何，当作评价路德的价值尺度。

为了说明路德在对待人民群众态度上的变化，恩格斯以1525年发生农民起义为界限，把路德的表现分成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1525年以前的路德是天主教的反叛者。路德的青少年时代，本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获神学博士学位，并任威登堡大学神学教授。但他在修道院的修道经验，他在罗马圣城目睹罗马教廷的腐败情形，以及他对《圣经》的潜心阅读，导致他对天主教教义的信仰危机，由笃信转而怀疑，他头脑中的教皇权威也发生动摇，他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要求出发，从《圣经》中看到了早期基督教的民主平等面目，并以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解释《圣经》，从而提出否定天主教会在个人信仰上的决定作用，肯定个人只要信仰耶稣基督即可得救的“因信称义”学说。这样，路德就站到与天主教会对立的立场上。1517年，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斥责罗马教皇的骗财行径，从教理上否定教皇自以为具有在人间代表上帝的神权，撼动教皇权力的根基。其思想的激进程度，在教会史上为前所未有。罗马教皇视路德新教思想如洪水猛兽，将之斥为异端，并要焚其著作，除灭路德，制止路德新教思想的蔓延。但路德这位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知其新教思想源出《圣经》，因而坚守不渝。他一个人与天主教世界作战，不为引诱所动，不怕死亡威胁，表现出舍身殉道和与天主教会彻底决裂的精神。1520年，路德当众烧掉教皇开除其教籍的教谕，震动了天主教世界。在此之前，路德的思想甚至达到激愤的程度，主张“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sup>①</sup>路德这位神学教授俨然成了一个暴力主义者。

路德对天主教会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主张用刀剑刺杀教皇的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恩格斯认为是下述原因所使然：“因为在最初时机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sup>②</sup>恩格斯在这里一连用了三个“不能不”，来说明路德在宗教改革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并非出于情愿，带有笼络人心的性质。

路德的新教思想，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也代表了全社会反天主教会的心愿。因此，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一经面世，便传遍德国，远播西欧。“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sup>③</sup>被卷入宗教改革运动的各个阶级，由于阶级利益和参加运动的动机不同，在运动中迅速分裂成了许多党派。路德在运动蓬勃兴起时，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了下层人民，站到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路德作出这样的抉择，先前他那“剿灭罗马的号召消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sup>④</sup>路德依靠诸侯，进行温和的宗教改革。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充满着与天主教会的讨价还价、外交手腕、阴谋诡计与妥协让步。

恩格斯就路德的这种表现指出，在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旦取得某种成果，便采用合法手段，在革命派与封建势力之间顺风转舵，表现出革命的不彻底性。

但是，农民不满足仅限于天主教会的改革。他们最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不仅要改造天主教会，还要改造社会。1525年，农民战争爆发了。起义者攻击教堂和修道院，惩治世俗封建主。农民运动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甚至提出消灭财产私有制，废除现存国家制度。这时候，依靠诸侯进行宗教改革的路德，获得改革成就，已有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激烈的社会动荡，必然会使改良派与极端的农民平民派发生冲突。因此，路德

要平息农民起义。他先劝说农民和封建主双方都作出让步，达成和解，以防止农民战争事态扩大。然而，路德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解归于无效，农民起义眼看就要使整个德意志烽火漫天。农民的行动远远超出了路德改良的范围，革命洪流还可能把路德的改良事业吞没掉。于此危急之际，路德放弃超然的中间路线，一变而为仇视农民。在他写的一篇《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文章中，竟然说：“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sup>⑤</sup>

这就是恩格斯通过阶级分析所描绘的路德形象。在路德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特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特性。恩格斯试图以路德这面历史镜子，让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陷于消沉状态的德国人民认清资产阶级的本性。恩格斯对路德多所批评和基本否定的态度，就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但是，在阶级分析视角下看到的路德，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并非其人的全部。因为恩格斯在书中没有给自己规定全面评价路德的任务。唯有再作历史分析，始能看到路德其他的方面。至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计划修订《德国农民战争》，增补大量的历史内容。这时的恩格斯在思索德国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发生于16世纪德国分裂时期的路德宗教改革，就成了恩格斯所思考的重要历史事件。恩格斯视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为一体，称之为西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sup>⑥</sup>这次表现为反天主教教异端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重要成果，是建立了路德新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改革是表达社会“共同愿望等等的唯一可能的通俗表现形式”。在宗教改革中出现的路德新教，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其后德国历史和西欧历史的发展，即由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折，都有积极、深远的影响。路德新教思想的传播，在西欧产生了一些新教教派，从而打破了天主教在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路德新教思想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上架起了由中世纪通往近代的桥梁。恩格斯在《关于德国札记》手稿中，说到这方面的意义时指出，如果路德新教在德国被镇压，“则不仅会成为德国人的不幸，而且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不幸。”<sup>⑦</sup>因为这种情况倘若出现，在宗教改革后德国将依旧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这样，“欧洲的精神发展会变得无限单调。”<sup>⑧</sup>天主教神学依旧是西欧唯一的意识形态，人们的精神生活会依旧处于天主教神学的禁锢之中。路德新教使德国摆脱了天主教的“陈规旧套”，代之以尊崇《圣经》、否定教皇权威、肯定个人在信仰上的决定作用的新教思想，使宗教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恩格斯说：“这种情况使得德国的一切在现在看来具有更大缺点的东西（如分裂为许多小邦），……但是这种情况对民族的发展能力说来有巨大的好处，只有在将来，当这个本身是片面的阶段被克服之后，它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sup>⑨</sup>宗教改革后，德国的分裂状态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这固然是德国历史上的“缺点”，但路德新教思想的传播，对当时人们从天主教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对后世理性主义的盛行和信仰自由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影响。路德新教思想是中世纪天主教神学意识形态，向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受到西欧宗教改革冲击的天主教会，为了生存，被迫作了一些自我调整，但其神学体系，一仍如旧，没有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天主教在18世纪已经丝毫不值得批判了”。<sup>⑩</sup>批判新教教义在当时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英国新教，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后的演变中，分裂为无数教派，新教神学却没有发展。“只有德国人掌握着神学，”<sup>⑪</sup>这就是具有近代精神的路德神学思想。在宗教改革后，这种神学“是基督教的唯一的值得加以批判的现代形式”。<sup>⑫</sup>因此，德国人拥有了对这种神学进行批判的条件，并且进行了“历史学的、语文学的和哲学的批判”<sup>⑬</sup>。在宗教改革后的几个世纪里，德国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在西欧政治舞台上无所作为时，却因为全面批判了路德新教思想，德国的理论思维则是很发达的，

德意志人成了欧洲最具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在这期间,德国出现了一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如刻普勒、莱布尼茨、巴赫、莱辛、康德、歌德、席勒、海涅、莫扎特等,他们为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概括地指出了德国人批判路德新教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德国的新教,这种批判是不可能的,然而它是绝对必要的。”<sup>⑭</sup>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当把路德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为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对路德侧重于阶级分析时,是褒贬兼有而贬大于褒的。30多年后,恩格斯在他的修订手稿中,从德国历史和西欧历史的发展,对路德侧重于历史分析时,却充分肯定了他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创建的新教的重大历史意义。这并不是恩格斯的前后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并以此为其特征的。从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的1850年,到他为修订此书而拟写手稿的1884年,其间相距34年。如果说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时期,那末,到了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十分完备。这时候,恩格斯在酝酿《德国农民战争》的修订时,把对路德新教的历史分析增补到书中去,看来是要完善他对路德这个历史人物的全面考察。这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补充。实际上,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自然辩证法》文稿中,当论及近代自然科学和宗教改革对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转折所起的积极作用时,就已经称赞路德了。恩格斯说,由于宗教改革,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接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sup>⑮</sup>“路德不仅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语文,并且撰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sup>⑯</sup>恩格斯还把路德1520年当众焚毁教皇开除他教籍的教谕的行动,誉之为在宗教领域向天主教挑战,摆脱天主教神学束缚的“独立宣言”,其重要意义可与哥伯尼《天体运行论》的问世,相提并论。因此,恩格斯将路德与达·芬奇、马基耶弗利、哥伯尼齐名,称之为中世纪向近代转变时期的时代巨人。

## 二、关于托马斯·闵采尔的评价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评价的另一个历史人物是托马斯·闵采尔。闵采尔是以农民平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的。在与路德的比较中,恩格斯对闵采尔进行了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评价。这和恩格斯对路德侧重作阶级分析不同。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他修订《德国农民战争》的手稿中,关于闵采尔没有作任何的补充。

恩格斯认为,“路德和闵采尔,就理论说,就性格说,就出现姿态说,都各为其党派的十足代表”。农民平民的“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sup>⑰</sup>闵采尔青年时代的经历就和路德很不一样。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在学校读书时,就游历德国城乡,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士兵等社会下层,目睹社会的不平,深知各阶层对天主教会的的天主教的不满。因此,闵采尔一就任神职,便着手改革天主教会。闵采尔曾接受路德新教思想的影响,很佩服路德。但他很快发现,路德的改革仅限于天主教会,无意于去做这以外的任何事情,不想触动现有的社会关系。闵采尔的思想与路德不同,他认为必须毫不迟疑地摧毁天主教会,废除现在的国家制度。路德主张以《圣经》权威取代教皇权威,一切依照《圣经》字句办事。闵采尔也尊崇《圣经》,但却不满足于《圣经》死的字句,甚至认为《圣经》也不可全信。他主张不盲从《圣经》,要以理性解释《圣经》。他越研读《圣经》,越觉得现实生活与早期基督教理想相去

甚远，从而越发感到有必要依照早期基督教的民主平等精神，改造教会，改造社会，使早期基督教理想在世界上实现，在尘世也应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平等。开初，闵采尔想通过和平方式来改革天主教会，继而又企图借助封建诸侯的力量，用暴力推行他的改教主张。这时候，德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增长，推动闵采尔丢掉对诸侯的幻想，果敢地转向人民。这和路德投靠诸侯，和平地改造教会，反对人民革命，适成鲜明对照。闵采尔到城乡农民平民中间去，进行革命鼓动，以实现他的神学理想和政治理想。1525年，农民战争爆发，闵采尔立即投身革命斗争，领导起义者进行殊死战斗，直到农民战争失败而英勇就义。

闵采尔的神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的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在他的言论里，充满理性主义的思辨，他否认《圣经》是唯一的无误的启示。在闵采尔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理性，人人可以升天堂。”<sup>⑧</sup>闵采尔甚至认为，“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sup>⑨</sup>闵采尔的神学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在表述上甚至比300年后德国的泛神论者还直接了当，不那么重视用基督教外衣来作掩饰。

与闵采尔接近于无神论的神学理论相连的，是他的接近于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其政治理想“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闵采尔以为可通过恢复早期基督教会民主平等的途径来建立天国。这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sup>⑩</sup>闵采尔政治理想所包涵的共产主义因素，比1848年革命前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所拥有的理论还更加丰富。

闵采尔为什么在16世纪初期能够提出超过300年后近代人的政治理想呢？恩格斯分析其原因时指出，闵采尔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愿望。既无财产又无权利的平民，是被摒弃于社会之外的阶级，当时的制度完全不理睬他们。平民当中有封建制度没落的成分，又有未来无产阶级的萌芽。平民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止于反对封建制度，甚至于“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也决定了他们把各种阶级社会里“所共有的制度、观点、看法认为都有问题”。这种思想因为还含有早期基督教锡利亚式的狂想，而更成为幻想。“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sup>⑪</sup>他把财产公有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平民的要求。“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sup>⑫</sup>因此，闵采尔的思想是超越现实的，“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sup>⑬</sup>由于闵采尔思想远远脱离现实生活条件，在实践中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进退维谷之境。“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面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sup>⑭</sup>闵采尔幻想的是实现消灭私有制，而当时封建制的未来发展只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所代表的未来的无产阶级进行统治时机还不成熟，因此闵采尔在领导农民运动时，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他

所应做的事，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要求于他的事，是和他的政治理想不相容的，也不符合他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在农民战争期间，他曾为实现财产公有和早期基督教教义，做过一番尝试。但“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结果只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sup>25</sup>

恩格斯指出，在当时封建制度下，闵采尔所做的一切，只能是为未来资产阶级社会准备条件。闵采尔“暧昧的基督教的平等，至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要消灭一切官厅，最后只有变成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预见。”<sup>26</sup>幻想改变不了历史发展规律。

恩格斯评价闵采尔，用了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阶级观点看，闵采尔是农民平民的代表，不仅提出了激进的神学理论和政治理想，而且亲自领导农民战争，以至于牺牲，其革命精神恩格斯备加赞扬。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深入地剖析了闵采尔的政治理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超越现实的空想性质。他的接近于无神论的神学理论，他们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激进固然激进，但由于“蛮干地超出”、“空想的超出”现实生活条件，因而无补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他想要做的本是创造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而所做的结果只能是为未来资产阶级社会作准备。如果细细阅读一下《德国农民战争》，就不难体会到，恩格斯笔下的闵采尔是一个壮烈的悲剧性人物。

### 三、启示与教益

从恩格斯对路德与闵采尔的评价中，我们看到，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用这一原则看待历史人物，始能全面评说其历史功过，正确评估其历史作用。忽视或偏废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全面、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目的，只会带来片面性的结论。同时，我们还看到，不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路德，还是农民平民的代表闵采尔，恩格斯考察他们所用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评判他们所用的价值标准也是相同的，对他们都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剖析。恩格斯丝毫没有因路德和闵采尔殊异的阶级属性，而采用两种不同的原则和价值标准。这表明了恩格斯研究历史严肃的科学态度。如果以两种原则和价值标准，去评价不同阶级属性的历史人物，其结果也将会导致片面性的看法。

恩格斯先后对路德的考察各有其侧重。在《德国农民战争》原书中，侧重于阶级分析，后来在修订《德国农民战争》的手稿中，又侧重于历史分析。这些各有侧重的考察综合起来，就构成了对路德全面的考察。恩格斯对闵采尔的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则是同时进行的。恩格斯不因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路德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动摇性，不因为他曾经仇视农民起义，就漠视其宗教改革及其新教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也不因为路德是一个由中世向近世转折时期的巨人，而抹煞其阶级局限性。对于闵采尔，恩格斯也是一视同仁，在赞扬其革命精神的同时，关于他政治理想的空想性，也不乏严肃的针砭之词。恩格斯不因为闵采尔是农民平民的代表和农民起义的领袖，就掩饰其政治理想的空想性，也不因其政治理想无补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就不赞扬他的革命精神。肯定路德和闵采尔应予肯定的，否定路德和闵采尔应予否定的，恩格斯提供了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的范例。

然而，在我们的一些世界史著作和课堂教学中，在有的《德国农民战争》注释本中，却没

有全面理解和运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评价路德和闵采尔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评述路德，大概是由于他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其阶级局限性，详而不漏，多有微词；而对路德的历史贡献，却是轻言寡语，甚或置而不提。评述闵采尔，大概是由于他是农民平民的代表和农民战争的领袖，则改用“扬其长避其短”的原则，为贤者讳。所谓“扬其长”，指的是赞扬闵采尔的革命精神，称道其思想理论的激进性；所谓“避其短”，指的是对闵采尔思想理论的空想性，讳莫如深，好像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种带有主观随意性的作法，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不相符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对路德和闵采尔作出合于客观实际的评价。

#### 注释

①②③④⑦ 《马恩全集》第7卷，第407页，第4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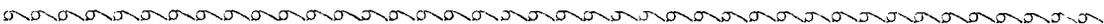
⑤ 《马恩全集》第7卷，第409页。恩格斯在他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论及路德仇视农民的这篇文章时说：“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马恩全集》第1卷，第585页）

⑥ 《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9页。

⑦⑧⑨⑩⑫⑬⑭⑮ 《马恩全集》第18卷，第655页，第653页，第654页。

⑯⑰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7、8页。

⑱⑲⑳㉑㉒㉓㉔ 《马恩全集》第7卷，第413页，第414页，第469页，第405页，第470页。



#### （上接第65页）

类的心声，因而能超越时空，流芳百代，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和宝贵的文化价值。

#### 注释：

① 《西方作家谈文艺创作》第308页。

② 曹丕：《典论·论文》。

③ ⑧⑨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史传》。

④ 刘知己：《史通》。

⑤⑰ 韩愈：《欧阳生哀辞题后》、《送孟东野序》。

⑥ 顾炎武：《日知录》。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2页。

⑩ 《庄子·天地》。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1页。

⑫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

⑬ 《后汉书·蔡邕传》引。

⑭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21页。

⑮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3页。

⑯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